


■名家推荐

《国王的试验》是一个短小精悍却寓意深远的短篇,小说中写到国王通过意识编辑使所有国民弃恶从善,建立一尘不染、正直美好的理想国度,却从未想到没有一丝恶的社会竟显露出极其的脆弱,引发了各种并未预见到的社会问题,最终使整个国家走向混乱。它使我们的思绪不断下潜,思考科技带来的至纯、至善、至美社会,究竟会带领人们走向终极的幸福,还是无法想象的地狱,显示出科幻小说独特的角度与深度。



董仁威

国王摩西沿着水母湖的东岸慢慢踱步,夕阳落在不远处海胆造型的礁石屋上,每块礁石都被涂成了闪光的金色。湖里的海月水母早已失去天敌,渐渐放弃了祖先赖以防身的剧毒,变成了美丽和平的使者,一个伞如通体透明的小伞在水中曼妙地游弋,炫耀着令人艳羡的自由。

它们十分契合国王此刻的心情,平静之中略带隐隐的喜悦。礁石屋外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个个进入小屋,又一个个出来,每个人都窃窃私语满脸神秘,还夹杂着兴奋好奇的表情。

“只要进去一下,出来就能变成正直善良的人吗?”

“当然,这是国王花大价钱引进的意识编辑器,全部是陛下自己掏的腰包。我们国家是第一个尝试这种技术的,它能彻底删除人的各种丑恶行径,比如撒谎、欺诈、蒙骗、陷害和各种犯罪行为,相当于把大脑重置了一遍,以后我们这里再不会有人说一句假话,更不会有人犯罪了。”

“那么帕斯不就变成人间天堂了吗?”

“当然,连上帝都会嫉妒的。”

国王的心仿佛湖中的水母,每一只柔软的触手都那么安泰舒适。作为一个只有两万多岛民的小国家,帕斯除了旅游业、渔业外没有工业、农业,全国的公路加在一起也不足100公里,但同时也没有污染,没有乞丐,毫无争议地成为全世界环境最美的国家,民众的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当他从海外留学归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王冠和权杖的一刻,发誓要把这12个小岛组成的国家变成真正的理想国。

“怎样才能使这片土地没有一丝丑恶,美与善主导每个人的心灵呢?”摩西经常这样问自己,直到有人告诉他已经有科学家发

■小说



徐彦利

科幻作家,自1998年起发表作品,已发表460余篇科幻小说及研究论文等,出版《奇幻森林历险记》《心灵探测师》《先锋叙事新探》《中国科幻史话》《中国当代小说主潮》《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等著作。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少儿科幻星云奖及世界华人科普奖等奖项。

国王的试验

■徐彦利

明了意识编辑器,可以剔除人脑中恶的想法,只要资金到位,科学家会马上来到现场帮助编辑。摩西一阵狂喜,开始游说家族的长辈,让他们拿出钱来支持这次全民性的意识编辑。他的口才极好,声情并茂,终于使长辈们意识到钱花在这件事上才是它最好的去处。

“一周后就能见效了,到时帕斯会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对象。”科学家同样满怀欣喜,他坚信自己的技术毫无瑕疵,但整个国家使用后会是怎样却不得而知,他很愿意从这个小国开始试验,并将意识编辑技术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七天的时间终于磨磨蹭蹭地过去了,像一个赖在别人家不肯走的讨厌的客人。一大早,摩西便打车来到北部的达拉提岛,这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回忆中充满了童年的欢乐。

“陛下,收您10块钱,如果在原先,我会偷偷调整计价器,这段路一定能多出2块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意识编辑后我是绝对个绝对善良的人,再不会做一件有违道德的事,感谢您为国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出租司机由衷地说。帕斯的每个国民都认识他们年轻的新国王,同时对意识编辑赞赏不已,这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国王点点头,内心已经鲜花盛开。他的试验初见成效,全国一共有28辆出租车,这个司机变得正直善良,说明其他人也在发生变化,看来全民向善指日可待。

他在街上走着,行人们纷纷驻足向他行礼。眼前的一切都让人十分满意:小孩子踮着脚把饮料瓶投到垃圾桶里,不再四处乱丢;卖鱼的商贩交易完毕一定要赠条鱼给顾客,顾客则坚辞不受,怕他亏本,两人拉拉扯扯,好不热闹;急着上班的小伙

子骑车将过马路的老伯撞倒了,小伙子要带老伯去医院,老伯却执意先修车,两人没完没了地谦让着,最终达成协议,推着车一起到旁边的咖啡店里喝一杯,连警察的调解都不需要。

意识编辑器果然将帕斯变成了礼仪之邦,这是多少发达国家梦寐以求的,这可能就是传说中圣人的拱手治国吧!全民正直善良,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不久的将来可能再不会产生任何社会矛盾,他这个国王也再不用操心,达到了一劳永逸的效果。接下来的许多天摩西在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四处视察,所到之处无不是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令人欢欣鼓舞。

然而回到家里,妻子却不悦地告诉他,自己失业了。虽然是王后,但她也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着。

“已经好久接不到活了,没有人打官司,什么事都能和平解决,在帕斯我们这些律师彻底没有用武之地了。”她沮丧地说。接受意识编辑之前,她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每天忙到脚不沾地,现在却闲得发慌。

“转行干别的吧!反正律师也不是什么好职业。”国王丈夫这样安慰她。

“好吧!我试试能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妻子依然提不起精神,她在海外留学9年的经历莫名其妙地被意识编辑轻易消解了,法律名校的博士毕业证毫无征兆地变成了一张废纸。

第二天,国王的内弟也垂头丧气地登门拜访。他是警务处的处长,现在社会治安好得出奇,根本没有人报警,也不需要他们解决任何问题,这些拿着国家工资的人每天无所事事地待在警局里,几乎要闲出病来。

“陛下,要不要取消意识编辑?现在的帕斯根本不需要警

察,全国20多个警察都可以光荣退休了,自从意识编辑后我们再也没有出过一次警。”

“你也学姐姐转行吧!善良的国民用不到警察,就让帕斯成为无警之国吧!”国王一笑,个人的小事怎么能妨碍国家的方针政策呢?

随着全国20多位警察的自动离职,8位狱警也辞职了。因为犯人已能高度自律,即使监狱的门敞开着也不会走出来。他们痛哭流涕,为自己所犯的罪行真心忏悔,决心要做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一些罪行轻微没被起诉的人自动来到监狱,他们给自己设定刑期,认真真地悔改。但与此同时帕斯的失业率却直线上升,几乎达到了红色警戒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接着,房地产业一路下滑,因为经纪人不再巧舌如簧,总是老老实实说出房子的缺点,致使销售额大幅下降。咨询公司、保险公司、推销行当也濒于倒闭。连派在国外的几名间谍也自作主张地回来了,他们声称无法昧着良心隐瞒自己的身份,再潜伏下去肯定会不打自招。后来波及一些政界要人,直到有一次,外交官理查德在与A国首脑的晚宴上,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与A国建交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上的援助,实际上对其文化传统并不赞同,对方首脑被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作为外交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两国关系受到了重创,帕斯的外交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准备筹建的国际机场也意外地停滞下来,因为机场必须占据一位老奶奶祖传的晒鱼场,项目负责人和施工方都不忍心把这孤苦伶仃的老人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赶走,那实在太残忍了,这项对全国旅游业至关重要的工程就这样搁浅了,但是全国上下却一片赞扬,声称这才是大善大爱。与此同时,民调中的幸福指数却跌得厉害,甚至低于一百多年前的战争时代。

正当摩西为此犯愁的时刻,有人慌慌张张地来报告,老国王受伤了,而且十分严重!他带着护卫队到海滩巡逻,最近有一股不知哪来的海盗总是骚扰岛民,四处抢掠,难不成双方短兵相接了吗?当摩西和妻子火速赶到医院时,全身缠满绷带的父亲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他不忍心向海盗开枪,犹豫时中了他们的子弹。”一名护卫在床边抹着眼泪说。

“善待他们,那些海盗……都还是孩子。”老国王拼尽最后的力气,说完便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摩西扑上去放声大哭,兢兢业业治理国家几十年的父亲竟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了,他太善良了,善良到死前还在为杀害自己的人辩解。

摩西感到头重脚轻,他不知怎么回的家,一直跟在身后的妻子却径直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我要走了,离开这里,在帕斯我活不下去……”她面无表情地说,好像早已下定决心。

“亲爱的,你别走!”摩西冲上去抱住妻子,父亲已逝,他无法想象失去妻子的日子该如何继续。

妻子用力挣脱了他的拥抱,“意识编辑?见鬼去吧!你自己傻还不满足,还要全国人陪你一起傻,再不矫正的话,这片土地迟早变成所有人的坟墓。”妻子说完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摩西追了出来,眼前却只有汽车留下的淡淡烟尘。他迷茫地站在路中央,心一下变得空空落落,像被谁挖走了一样。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

我的名字叫做简,在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街角处的一家面馆工作。

这家面馆和世界上所有城市里的面馆一样,天不亮的时候,店员就已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深夜打烊。面馆的历史已有数百年,说不定你刚刚坐过的这张油腻得发亮的皮沙发,就是当年某位显赫人物坐过的。如此说来,在这里就餐,你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可能也就只隔了一张沙发。也许,这就是人们愿意走进这里,像完成某种仪式一样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的原因。

店里意面的种类十分丰富,不过,由于城里人的胃似乎变得越来越娇气,粗管的面条如今已经没人做了,剩下的有细管、细丝、薄贝壳、方薄片、螺旋条等。种类太多,甚至难以一下子说完。面酱的种类也很丰富,红酱、青酱、白酱和黑酱都有。蘑菇、胡萝卜、洋葱、牛肉糜、番茄等新鲜配料都是当天清晨从附近乡下采摘送货直达后厨。

一个小面馆的日常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每天从早到晚在这里工作,几乎没遇到过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可是,最近却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我被一个名字叫盖娅·阿尔戈斯的顾客弄糊涂了,不,更准确地说,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周一,盖娅·阿尔戈斯点了一份番茄肉酱意面,细管的。

“另外,再加一些花生酱!”他用瘦长的指关节轻叩台面提醒我。平日里,很少有顾客这样搭配的,番茄加花生酱真是奇怪的组合。这样混合在一起,难道不觉得番茄酱太酸、花生酱又会显得太甜吗?

我不禁多看了他一眼,是个大约40岁的瘦高个意大利人,穿了一件皱皱巴巴的西装,胡子拉碴,黑褐色的眼睛藏在大帽檐底下,好像没睡醒的样子。这位盖娅·阿尔戈斯静静地等候在面馆的一角,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折射在他的脸上,这张脸似乎散发出异样的光芒。在等待面条上桌的这段时间,他在阳光下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祷告。在这座城市里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祷告的人就更少了。真没想到这个意大利人竟然还是极少数保留信仰的人,我很好奇他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基督教、佛教或是伊斯兰教?实话说,看起来都不怎么像。若是我要追问,会不会也需要在面馆里向某位神祷告?坦白地说,我没有信仰,即使有,我也不会这么干。

他吃面条的样子,就像是在完成一件庄重的早餐仪式。他先郑重其事地举起叉子,一丝不苟地将面条送进嘴里,小心地咀嚼,再把盘子里剩下的酱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全部吃光。我装作不经意地路过他身旁,发现他的餐盘相当干净,干净得像从来没装过面条和酱料一样。我嗤嗤地偷笑着,想必他是花了太多时间做餐前祷告,饿坏了吧!吃完这碗面以后,这个古怪的意大利人刷了一张花旗银行的信用卡,支付了36美元。其中包括意面的价格26美元、小费10美元。在我们这种平价餐厅,小费不是强制收取的,他竟然给了接近面条价格一半的10美元,这么大方的顾客可不多见。不得不说,他的这个行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冲他笑笑,他也咧



简妮

科幻作家,发表过《你无法抵达的星球》《藏好你的丹尼尔》《阿尔吉依的启示录》《逃离禁闭岛》《飞吧,拉贡鱼》《白房间》《百万年暴雨》等科幻小说。

盖娅·阿尔戈斯

■简妮

开嘴友好地冲我笑笑,算是礼尚往来,然后这个意大利人就离开了。

周二,又来了一个人,点了一份加有花生酱的番茄肉酱意面,她要贝壳状的。我不禁抬头看,那个穿浅绿长裙的年轻女人,妆容精致,戴着一条细细的珍珠项链,听口音像是苏格兰人。“加多一些花生酱,小姑娘,别忘了呀!”女人说完,找了个空桌坐下,一双蓝眼睛不住地往四周张望。

意面上桌后,她好像是见到了渴望已久的美食,大口大口地贪婪吞噬着,甚至闭上眼睛反复咀嚼,表情很陶醉的样子。不就是一碗加了花生酱的意面,至于吗?可我看她的表情真的不像是装出来的,就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一样。花生酱的香味飘到了我的鼻子里,我忍不住想着,改天自己也要试试。

签单的时候,年轻女人掏出了一张黑色卡面的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支付了36美元,包括10美元的小费,卡上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

“女士,这……”我刷卡的时候稍微迟疑了一下。

“这张卡怎么了?”年轻女人靠在桌前问。

“请问您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吗?”我指了指手中的卡片,问道。

“没错呀,正是我!”女人说。

谁会盗刷区区36美元呢?我想,也许刚好巧是同名的人,碰巧她也喜欢多支付小费,这两天我的运气可真不错!

我目送着穿绿裙的年轻女人走出店门,很快消失在人群中。她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不知怎的,我竟有一种预感。

周三,一个学生模样的小男孩,穿着条纹T恤,怯生生地走到我跟前。瘦弱的样子,让人觉得仿佛轻轻一吹一口气就会把他吓跑。他紧张地扯了好一会儿自己的衣袖,才鼓起勇气冲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嗯,这个,来一份——番茄肉酱意面!呃……对了,加多一点,多一点花生酱吧!”

腼腆的学生坐到角落安静地等待,神情肃穆得犹如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的古希腊少年。店里

人少,很快,他点的意面就上了桌,散发出番茄酱、肉酱和花生酱混合的味道。学生模样的小男孩见到这碗意面,就像饿了许久的狼突然见到了鲜肉,他两眼放光朝着番茄意面扑了过来。

“哎,小伙子,别急,别急!这一整碗都是你的,跑不掉!”我说着。

他简直就是从我手里把面碗抢了过去,力气很大。趴在桌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条,然后心满意足地抹抹上嘴唇的绒毛上残余的花生酱痕迹。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刚刚他吃面条的样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一点儿也不腼腆,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付了36美元,现金支付,其中包括给我的10美元小费。我手里握着他刚刚给的纸币,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转身往门外走去。

“冒昧地问一下,我叫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忍不住开口问。

“盖娅·阿尔戈斯!”他在门边回过头来,小声地对我说。

“你是学生吗?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小费?”我尝试着上前两步抓住他的手,问个明白。同事站在一旁捂着嘴笑,他们一定觉得我脑袋出问题了,哪有服务生嫌小费多的。

“站住,等一等!你们……盖娅·阿尔戈斯总共有多少人?”我大声喊着。

我的动作稍慢了一点,学生模样的盖娅·阿尔戈斯像泥鳅一样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

周四,竟然来了两个盖娅·阿尔戈斯,一个是满头银发的老太太,面相挺凶的,上午刚开门的时候就来了。紧接着,走进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她们俩恰巧坐在了同一桌,互相之间没有交谈。

这两人都点了番茄肉酱意面,一个要细丝的,一个要螺旋的,额外要求是多加花生酱。她们的名字该不会又叫盖娅·阿尔戈斯吧!这次我在给厨房下单的时候,故意把老太太的面条漏掉了花生酱。番茄肉酱意面端上桌子后,老太太把鼻子凑近了,在细细的面条丝上迟疑地嗅来嗅去。我紧张地站在一旁,难道她鼻子跟狗一样灵

■名家推荐

这是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幻想寓言。小说有一个经典的悬疑开头,一个又一个“盖娅·阿尔戈斯”出现在小面馆,点一碗花生酱意面。他们是谁?为什么又如此执着于花生酱意面?最后的揭秘看似简约,其实带有一种朴素的哲学追问——定义个体的究竟是符号(如“盖娅·阿尔戈斯”这样的名字)还是支配其内在自我的意识(如嗜好花生酱意面的本能意识)?故事的结尾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延展可能。



三丰

敏,还没吃就发现了?

刚吃了一口,银发老太太立马皱着眉头跳了起来,“花生酱呢,不是说了我的面条要加花生酱的吗?”老太太怒气冲冲地转向我,那凌厉的眼神好像早就知道我是故意没加花生酱一样。

“不好意思,对不住,刚才忘记了,我就这端回厨房给您加上。”那眼神吓得我心里直哆嗦,额外多加了两大勺花生酱才平息了她的怒火。中年妇女一直埋头专心吃自己的螺旋意面,这碗面条我可没漏掉花生酱。她吃得津津有味的,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她们差不多同一时间吃完意面,结账时老太太用的是亚特兰大银行的信用卡,中年妇女用的是汇丰银行的。签单后我发现,照例是一人支付了36美元,各自包括了10美元的小费。刷卡的时候,我赫然看见信用卡面上的名字仍然是“盖娅·阿尔戈斯”,这既在我意料之中,也在我意料之外。

“嗨,你们俩!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都叫盖娅·阿尔戈斯?”中年妇女没理睬我,匆匆出了门。老太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只要记住,盖娅·阿尔戈斯的意面都要加花生酱就行了!”

这花生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我用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有点甜,入口即化。客观地说,味道尚可,但还没到让人趋之若鹜的程度。我盯着眼前这罐花生酱,百思不得其解。

“这花生酱是从哪儿进的货呀?”我问一个厨师。

“喏,简,你自己看,进货单子上有。”供应商的名字处,赫然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盖娅·阿尔戈斯!

“送货的人呢?”我抓住厨师的胳膊追问。

“送完货就走了呗。对了,你关心这个干吗?”厨师不解地问。

“噢,随便问问,最近加花生酱的顾客有点多!”我在想,一个、两个、三个……究竟有多少个盖娅·阿尔戈斯?

周五,我比平常早半小时就起床了,早早去

了面馆。

这一群面目各异的“盖娅·阿尔戈斯”把我搅得心神不宁,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地,几乎没睡着。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个爱吃花生酱的神秘的盖娅·阿尔戈斯一定会再次出现。

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逮住“他”,或者是“她”,把整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焦灼地等待着,这一天真是无比的煎熬。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盖娅·阿尔戈斯没有出现。下午,接连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连点番茄肉酱意面的人都没有。终于,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了一个亚裔面孔、戴着小圆眼镜的男人,他点了一份番茄肉酱意面。

我心跳加快,莫非他就是那位神秘的盖娅·阿尔戈斯?面馆里的时间流速似乎变慢了,我紧张地立在旁边,盯着他的嘴唇。

“另外,加多一点……”他的嘴唇像慢动作一样蠕动着。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神经质地脱口而出:“是不是,要加多一点花生酱?”

“不,加点辣椒酱吧,别放太多,谢谢!”他客气地说。

看来,这不是我要等待的人。我的期待落空,及至快打烊的时候,盖娅·阿尔戈斯还没有出现。

夜深了,店里空荡荡的,一个顾客都没有。我颓然地趴在桌上,这一天神经实在是绷得太紧了,得休息一下。突然,我察觉到小腿凉凉的,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棕色松狮在用舌头舔我的小腿。它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像一位正在痛苦思索的哲学家。松狮身旁的篮子里放着一张小纸片和一张信用卡,我取过纸片,上面用印刷体写着“来一份番茄肉酱意面,加多些花生酱,请刷36美元。落款——盖娅·阿尔戈斯”。难道我今天等待的盖娅·阿尔戈斯不是“他”,也不是“她”,而是“它”?

“你也是盖娅·阿尔戈斯吗?你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太想知道答案了,于是抱着松狮的头使劲摇晃。

“汪!汪!”这只松狮毛茸茸的头从我手里挣脱出来,冲着我的大声叫了几下。从它嘴里出来的唾液喷到了我的脸上,有一部分甚至流到了我的嘴里,我的脑袋变得晕乎乎的,越来越沉,很快便失去了知觉……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高矮不一、肤色不同的盖娅·阿尔戈斯手拉着手在金黄的草地上奔跑,那只松狮也欢快地在草地上打着滚儿。

“简,这里怎么有一条狗?”同事问。棕色松狮趴在我的腿边呼呼大睡,它旁边有一只空的面碗。

“你说什么,我不叫简!”我清醒了,无比清醒。

那不是我的名字,我不叫简。我的胃、舌尖和大脑都在怀念番茄肉酱意面,眩晕感一阵阵袭来。对了,一定得加花生酱,番茄的酸和花生酱的甜混合在一起,那可真是世间少有的美味!我舔了舔嘴唇,朝惊讶的服务生说:“快点给我来一碗番茄肉酱意面,带花生酱的!”

我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